

文化视界

七律·登庐山

一山飞峙大江边，
跃上葱茏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
热风吹雨洒江天。
云横九派浮黄鶴，
浪下三吴起白烟。
陶令不知何处去，
桃花源里可耕田？

1959年6月27日，毛泽东同志告别韶山，30日乘“江峡”轮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主要领导到了江西省九江市，次日一早便乘车上了庐山。在几天前刚写下的《七律·到韶山》中，毛泽东汲取热烈的英雄主义和一往无前的斗争精神，发出了“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黄钟大吕之音，针对当时国内外形势，为全党号召、为全民鼓劲，在保持高昂、乐观的精神状态上作出表率。这也是毛泽东在一周内写下这两首格调昂扬之作的时代与政治背景，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姊妹篇，更应该连起来读。

首联“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飞”“跃”之间，写出庐山突兀凌空之雄姿和登山者豪迈振奋的心情，以及毛泽东诗词特有的磅礴大气和奇崛诗思。特别是“一山飞峙”的雄伟气魄，极易使人产生两个联想：一是24年前——1935年10月，作者在长征路上写下的《念奴娇·昆仑》，那种“横空出世，莽昆仑”的开篇和倚天拔剑裁山的结句；二是1958年全国民歌运动中脱颖而出的名句：“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跃上葱茏”句，颇有《十六字令三首》中“快马加鞭未下鞍”的跃动感与速度感。这都是毛泽东式的独特想象。

颌联“冷眼向洋看世界”，颇有点“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意思，笔锋所指一目了然。颈联“云横九派浮黄鶴，浪下三吴起白烟”，和《七律·答友人》中的“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一样，是作者比较满意的得意之笔。它不仅描述了作者神游长江之上，西望武汉、彩云当空、黄鹤翱翔；东眺三吴，波浪滚滚、烟绕霞蔚的壮美画面，而且“云”“九派”“黄鹤”对“浪”“三吴”“白烟”，“横”“浮”对“下”“起”，真是名词、量词、动词和色彩两两相对，极为工仗、典丽，又有连环的动感，虚实相间，成了一副大气磅礴、想象浪漫、文辞华美的妙联，使全诗从政治表白中一飞冲天、浑然天成。我们还能从中读出一作者喜爱的大诗人李白

浑然天成的华彩诗篇

——读毛泽东诗词《七律·登庐山》

■朱向前

的名句“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的神韵。难怪作者在当年9月7日给胡乔木的信中，专门谈到自己对这两句比较满意。

尾联“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原稿是“陶潜不受元嘉禄，只为当年不向前”，后采纳了郭沫若等人的意见才修改以成定稿。显然，这一改，又从政治语境中脱出，巧用了“桃花源”这样一个人类理想的乌托邦社会来隐喻现实。桃花源好是好，但是有没有这样的桃花源呢？全诗以一个疑问收束，耐人寻味而又意味深长。

老帽山六壮士

■本土

所以，我在穿越历史的云雾时

才有了如上的猜想
才不得不打开岁月的包裹
寻找关于你们
军旅生活的蛛丝马迹
但是，我知道
你们共有一个热血的名字——
八路军战士——它所包孕的
阳光、雨露、春花、秋月
以及必要时所发出的山呼海啸
你们全都具备
当日本法西斯的铁蹄
踏入中华大地
你们用满腔怒火照亮夜空
毅然决然地扛起钢枪
奔赴家国尊严和民族大义

今天，澎湃春潮正在古老的神州
滋育出繁荣和发展的薪新生机
你们那英姿勃发的身影
也随着烽火硝烟
在历史的镜头中渐渐淡去
你们真的走了吗
不！请看那巍峨的老帽山
依然威严挺立
那是你们谱写历史的见证
更是你们的化身
在把日月的光芒酿造和抛飞
老帽山这个名字——好啊
它因为你们的壮举
正如一顶无比巨大的帽子
坚固、持续而且无怨无悔地
为每一寸国土遮风挡雨
我没有见过你们的面容
但我通过阅兵方队
那奔涌的钢铁洪流中
每一名战士面容的庄重
看到了你们肩负神圣使命的坚毅
我没有对视过你们的目光
但我从演兵场
战士们一束束喷火的目光中
感受到了一种精神血脉
山峦般连绵起伏的壮丽

短笛新韵

那年，当日本侵略者
向平西根据地发起“扫荡”
为掩护党政机关和群众转移
你们奉命进行阻击
经过一番血战
你们起凡地完成了任务
但自己也来到
生命的绝地
在鬼子的团团围困中
所剩六人，在把自己枪膛里的
最后一发子弹射出之后
手挽手肩并肩地
从老帽山顶跳了下去

你们是谁
或许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汉子
擎天柱般
撑着一个家庭的生计
或许只是只有十七八岁的后生
此生，还没有把生命中
最火热的风帆升起
或许是饱经沧桑的老者
关于人生体验的满腹经纶
还没来得及进行梳理
或许是哭着闹着参了军的娃娃
身段还没有枪高
眼窝里还流淌着思亲的泪滴
或许是钟情表达的歌者
一声声、一句句
关于青春和爱情的吟唱
正欲展开浪漫的旋律
或许是胸中贮满山水的画家
其神志澎湃于神州风情的激荡
刚刚挥起手中的画笔

你们牺牲时
什么都没有留下
外人甚至不知你们的姓名
籍贯、身世和出生日期

连连长。那一天的勘察，让大家念念不忘。出发时，第一次执行任务的新兵都想负重少一点，爬山不会那么累，就脱掉了棉衣、棉裤和装具。马骝发现后急了，命令他们必须把衣服、装具穿戴整齐，才能出发。

必须经过的悬崖冰川，坡度约有70°，全是亮得晃眼睛的冰。一名新兵第一次走这样的冰川，越害怕越想往下看，一看腿就发软，坐在冰面上起不来了。马骝拿出攀爬绳，把自己跟新兵拴在一起，拉着他一步一步慢慢地挪动。或许是连长的关心和耐心给了新兵力量，新兵渐渐挺直身板，战胜了自己。

途中，另一名新兵脚底一滑，滚落到沟里。马骝心里一抖，连忙安排班长骨干在上面保护其他战友，自己滑降下来。掉到沟里的新兵，看到马骝“从天而降”，激动地喊道：“谢谢连长，你救了我一命！”

2021年8月，上级要对全营某型装备射手进行考核评比。马壮在之前的考核中取得5发全中的好成绩，因此马骝推荐马壮负责组训工作。马壮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图书室查资料。

马壮有自己的一套办法。他带着全营的射手勘察地形，回营后对着地图再研究。训练后期，每天都要进行实弹射击，马壮拿个笔记本，谁喜欢往哪儿偏、谁的动作不标准、谁的动作须提高，等等，记录下来清清楚楚。

晚上学习时间，马骝看马壮一直忙着，在小册子上写呀画呀。马骝问他做什么，他一边笑一边用粗大的手掌盖着，不让马骝看。直到有一天，马壮主动找到马骝，让马骝翻看自己的小册子。那是他根据训练笔记，整理出的射击技巧。马骝仔仔细阅读后，觉得这个小册子非常实用，数据翔实、针对性强、参考价值高，便复制下来交给营里，给每一名射手发了一本。

考核抽到了神仙湾边防连，成绩优秀率达95%。考核归来，马壮认真地对马骝说：“连长，我没有辜负你的信任。”

马骝喜欢和战友们一起唱军歌：“看那军旗飞舞的方向，前进着战军舰队和机群，上面也飘扬着我们的名字，年轻士兵渴望建立功勋……”壮歌万里唱忠心。他们用青春、热血和忠诚，在云端擂响新时代的强军战鼓，守护着脚下与他们的心跳同频共振的热土。

壮歌万里

■丁丁海南

三

2018年元宵节，马骝带着马壮等几名战士到一线点位附近巡逻。返回途中，在离营区还有两公里山路的时候，他们接到上级命令——立即奔向另一个点位，取回物资。

虽然没有丝毫迟疑，马骝立即向上级报告：没有困难，马上出发。随后，他带领队伍转身向目标点位奔去。

虽然出发的位置离点位直线距离只有3公里，可中间根本没有路。马骝他们能走的，是山梁上一条略微平坦的坡地，坡地两侧是十几米深的悬崖，四周是漫无边际的雪野。

像往常一样，马骝在队前探路，马壮殿后。他们挑战身体极限，用最短的时间到达指定点位。

回程时，已是晚上11点。视线不佳，他们只能沿着山梁走。茫茫雪间，行走困难不说，每人还比来时多背负了物资。“我带路，大家放心。”马壮听到马骝在队前这样说，赶紧直着嗓门朝前喊：“咱换换，我打头吧！”马骝不允许，回道：“只要我在神仙湾，没走过的路，不好走的路，我都要走在最前面。所有人，必须踩着我的脚印走。”

整个山坡都是冰层，如果踩不实，滑下山梁，会有生命危险。马骝在前面开路，不停地用脚尖和脚后跟在地上踩着，在雪域高原的冰层里踏出一个一个深深浅浅的脚印。

回到营区，连队其他官兵把马骝、马壮一行人扶到大厅，帮助他们卸下物资。马壮看到，马骝的鞋好不容易才脱下来，把袜子一点点扒拉开，露出了乌青的脚后跟和脚趾。

缓了一会儿，炊事班端来热气腾腾的汤圆。马骝捧着碗，对马壮说：“来，碰下碗！元宵节万家团圆，咱们也一块儿过个团圆节！”马壮笑出了泪，用力地跟马骝碰了一下碗，说：“团圆圆，一块儿过节！”

浓浓的汤水溅到彼此的碗中，甜滋滋地融在了一起。

四

带兵要爱兵，爱兵体现在每一个细节里。

2020年2月，马骝担任神仙湾边防

力”。

那是一次实弹射击。靶场上，一枚枚榴弹击中目标，落地开花。轮到一班射击，两枚榴弹应声而出，直扎到目标靶位，却没听见爆炸声。等了一会儿，没有爆炸；再等，还是没有动静。糟糕，遇到了未爆弹。

当时，连队没有排爆专用设备，没有排爆兵。马壮站了出来：“我是班长，熟悉此型装备，也受过排爆相关培训。我们班打出的未爆弹，当然是我上去排爆。”

现场指挥员一声令下，所有射击暂时停止。马壮深吸几口气，一步一步向靶场中间走去。

马骝举起望远镜，目不转睛地盯着马壮的一举一动。

靶位附近的地面被炸得松松垮垮、坑坑洼洼，有些散落的弹片会咯脚。马壮尽量平衡身体的重心，确保脚底不打滑。终于，他稳稳地走到未爆弹落点前的小土坡上。

马壮把脚踏在周边没有弹片的土上，左右晃了一下，脚踩实后，身体也找到平衡。他盯了一会儿未爆弹，开始用手轻轻扒开一枚弹体周围的浮土，然后从衣袋里掏出一把小刷子，谨慎地扫去细土。

终于，可以确认两枚未爆弹都能拿出来，马壮小心地站起来，收好刷子，向后面做了一个手势。在掩体里观察的马骝，腾出一只手抹了一把马上要流到眼睛里的汗水，瞟了一眼手表。只是过去了10分钟，马骝却觉得仿佛熬过了10小时。

马壮的双手弯曲着，一手一个，像捧着宝贝一样握着两枚未爆弹。从弹着点到排弹坑，一共70多米，马壮走了12分钟。将未爆弹稳妥地放进排弹坑，马壮小心翼翼地撤到安全位置。

马骝冲上去，抱住马壮往安全方向挪了几米，一起扑坐在地上。回过神来，马骝用拳头小心地在马壮肩上捶了一下，轻声道：“兄弟，真是好样的！你这班长，让人服气。”

马壮咧嘴笑道：“排长，要相信一排，咱可是神仙湾的一排。哪个班遇到这种情况，班长一准儿能顶上去！”

打这天起，马骝坚定了一个信念——千锤百炼，把自己炼成神仙湾胆大艺精的钢铁战士，把一排带成神仙湾无坚不摧的钢刀利刃。

国防纪事

一

2016年，作为优秀大学生士兵提干的排长，马骝自愿选择来到神仙湾边防连。

喀喇昆仑缺氧不缺精神。热爱边防、艰苦奋斗、无私奉献、顽强拼搏——闪烁着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光芒的喀喇昆仑精神，就是神仙湾边防连的魂。

刚上神仙湾，一排排长马骝一下车就开始组织搬卸物资。完成任务后，大家劝他先在山上适应适应环境，恢复一下体力再工作。马骝没答应，放好行李就带上装备，准备到点位执勤。

从营区出发的时候，马骝笑呵呵地说：“虽然我是第一次上高原，但是要相信人的潜力是无穷的。你们能行，我咋会不行！”

马骝扛着装备，走在最前面。走着走着，他的脸色白了，嘴唇紫了，像一个重病号喘着粗气。可他不敢声，咬牙坚持着。

一排一班班长马壮留意到马骝的状况，硬是抢下他身上的装备：“排长，真得慢慢来，得有一个适应高原的过程。”马骝点了点头，拖着沉重的脚步继续走。好不容易到了点位宿营区，马骝一头扑倒在帐篷的铺位上。

马壮拿着自己的背包带，紧紧地勒在马骝头上，说道：“排长，头是不是像有个小木棍子在捅那样疼？我们刚来时也是这样疼过。你今天第一次上点位，越想睡头越疼。我们陪你打扑克，这样转移一下注意力，头疼能轻一些。”

马骝点头应允着，心里可没服。第二天巡逻时，他还是坚持往前冲。“排长，就要走在这一排人的最前面。”马骝身上这股不服输的劲儿，马壮全看在眼里，心底油然而生一种敬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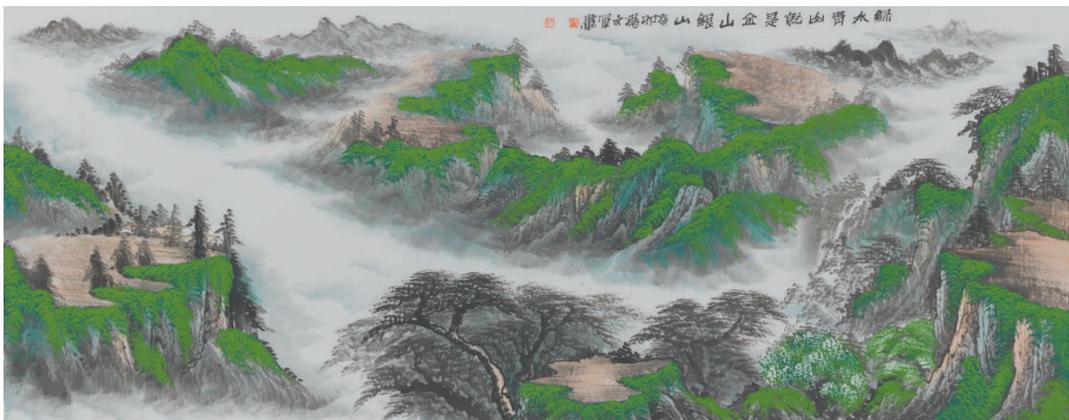
二

马骝心里有个谜团：年轻的班长马壮，靠什么赢得战士们的喜欢、尊重和信任。

没多久，马骝亲眼见识了马壮的“威

一瓣心香

一尊民族英雄戚继光的雕像，矗立在蓬莱水城的太平楼前，威武庄严，意气风发。在阳光的晕染下，我恍然看见这尊雕像鲜活起来：一身戎装的戚继光转身走向太平楼，战袍飘飘，托起了英雄的背影。那460多年前的吟诵声，从太平楼上袅袅传来：“高台元日一登游，东向扶桑送远眸。岸隐潮声连古戍，天回春意满芳洲。鲸波突兀辽阳隔，螺岛微茫海市浮。翘首五云官阙近，灵氛常映太平楼。”这是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的大年初一，戚继光没有去蓬莱阁跪拜群仙，而是登上军营中的太平楼，写下这首《乙卯元日登太平楼》。担负山东抗倭的大任，戚继光不禁向东远眺日本，思绪万千。潮声中隐隐传来古战场厮杀声，拂面的海风也有了些许春意，五云官阙近在眼前，天下一定能太平。然而，戚继光的大平祈愿没有实现。6月7日，一队不到百人的倭寇在浙江登陆，一路烧杀劫掠。江浙一带守军抵抗不力，不少望风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中国画）

杨文军作